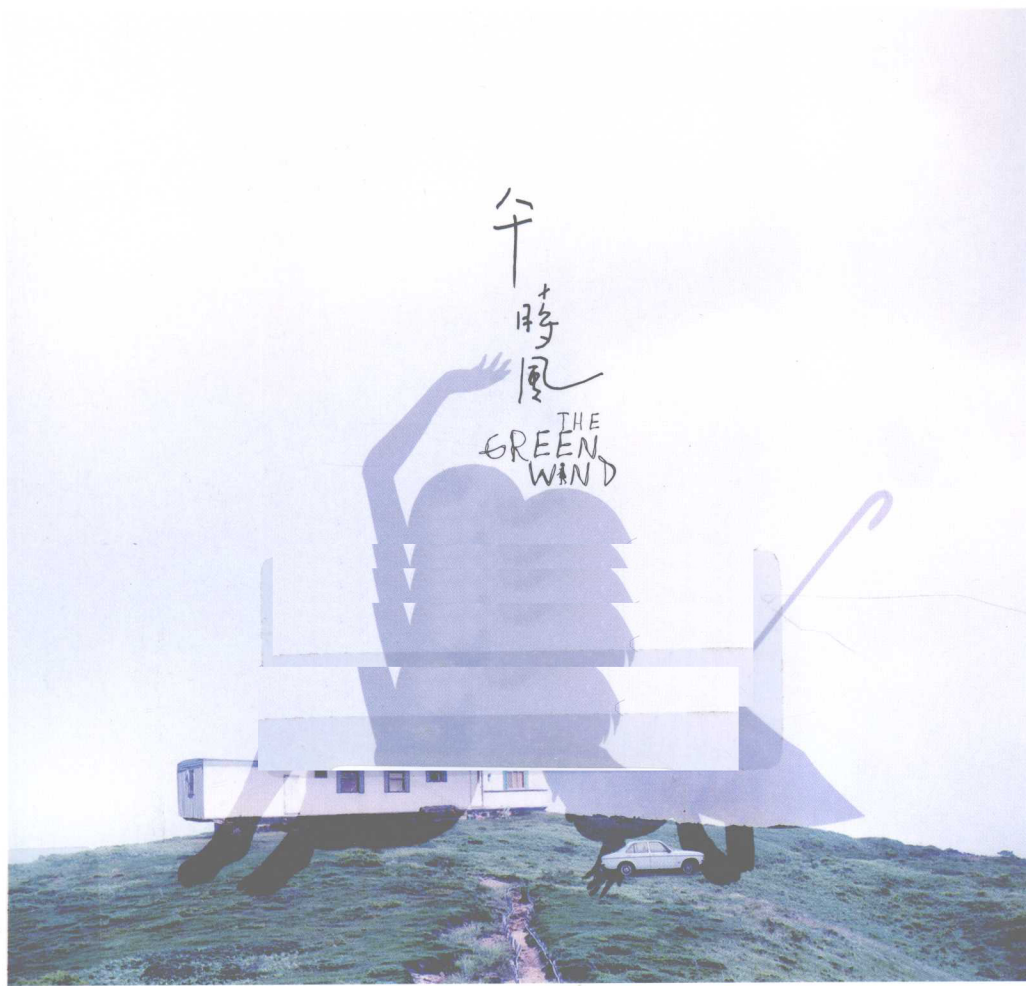




野象小姐 著

午时风

想起你 风忽然就停了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时风/野象小姐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54-4640-4

I. ①午… II. ①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7129号

午时风

野象小姐 著

选题策划:郭敬明

选题出品: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陈曦

助理编辑:高苑卿

特约编辑:卡卡

封面设计:YEILE

插画作者:舞小仙

装帧设计:ZUI Factor

媒体运营:赵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430070

发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8678881

电话:027-87679310

传真:027-87679300

传真:010-5867734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100028

印刷: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11

版次:2010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0千字

定价:24.80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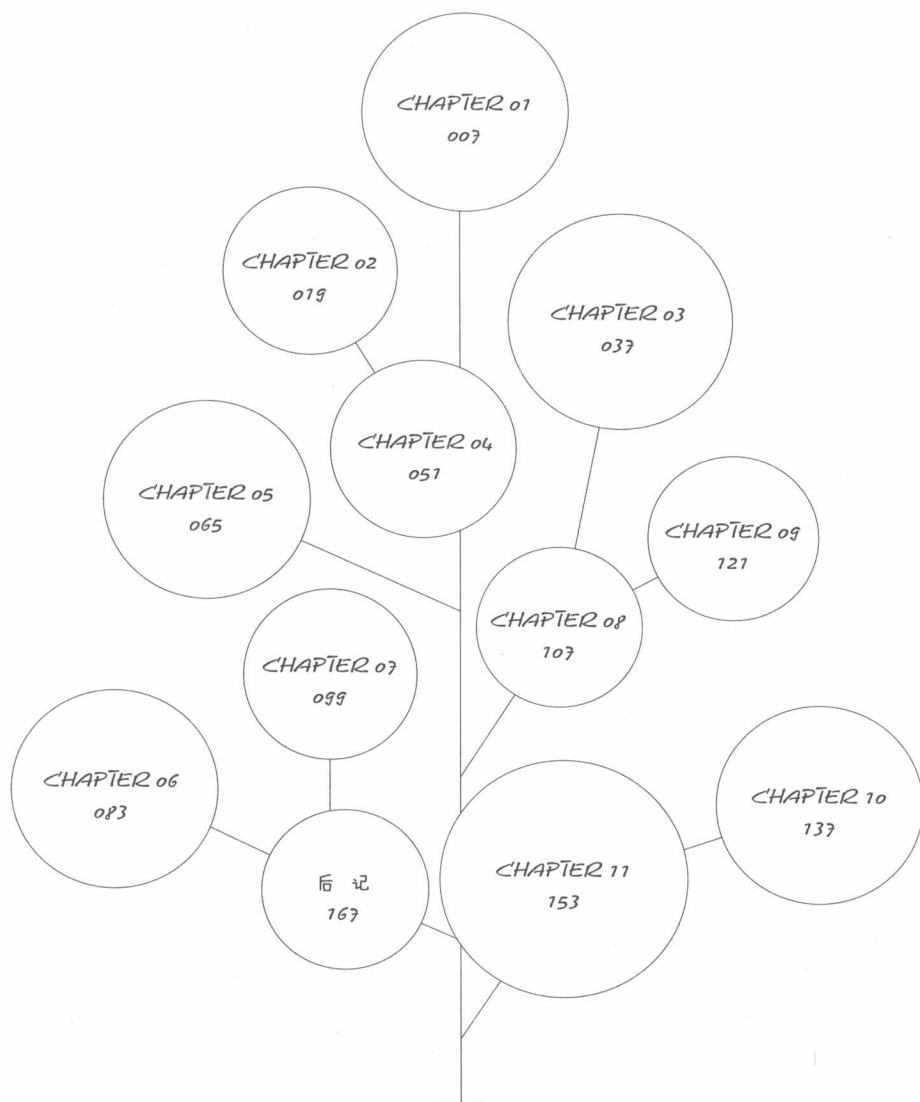
野象小姐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CHIEF EDITOR _ CHEN XI GAO YUANQING /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JINGZI [FROM ZUI]
VISION ART _ SHANGHAI ZUI [zui@zuifactor.com] / COVER ART _ YEILE [FROM ZUI Factor]
TYPESET ART _ FREDIE.L R.JOBIM [FROM ZUI Factor] / ILLUSTRATION _ SINDY WU [FROM ZUI Comic]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热爱食物 是热爱生活的表现

▽





CHAPTER 01

清风小镇

1.

“叮——”一阵清脆的车铃，楼下传来熟悉的男声，“吉田家的信——”

上一秒还在为连续雨天、衣服干不了而抱怨的姐姐，脸好像一下子被点亮，雀跃地朝楼梯口飞奔。经过门口的镜子，边跑边扭头拨拉刘海儿。小月听着她“噔噔噔”的下楼声，踱到窗边探头看。

街道因湿润显得清爽。邮递员北森虎背熊腰，和姐姐面对面站着，衬得穿石榴色裙子的姐姐更娇小。俯视的角度只能看到两人头顶的白星儿，还有北森因笑意而生动的鼻尖。大红的自行车被冷落在一边，信封被姐姐攥在手里，随着手势起起落落。看情形，两人聊得很开心。小月下到一楼玻璃门厅，扭开水龙头给水壶满上水，准备浇花。

姐姐终于和北森道别，哼着曲儿进门。

“舅妈？”小月抬手将洒水壶递过去。

小月和姐姐住在桂荫大道一间有落地玻璃门窗的屋子里，经营一家花店。她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听说在她刚会走路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因为不知名的原因出了远门，一直没再回来。那时小月刚满一岁，阿禾也才六岁。

这里是离市区有些距离的城郊小镇，有个很好听的名字——清风镇。临海，骑摩托车顺风要半个小时才到市区。那个好心的舅妈，听说在城里开着一家美容馆。从父母离开的那年起，每个月给她俩寄生活费。可爱的是，她好像不知道有银行转账这回事，总是在信封里装上一叠钱，用这种最古老的方式寄过来。转眼十五年了，从未间断过。至于舅妈长什么样子，美容馆的详细地址，姐妹俩统统不知道。长这么大，还没被邀请拜访过。她们曾不止一次试图按信封上的地址寻找，却从没找到过。

店里来了买水仙花的客人，阿禾忙走过去招呼，扭头对小月说：“刚看到北森的制服被雨淋湿了，替我出去买把伞。”小月“嗯”了一声，从抽屉的零钱箱里抓出一把硬币揣进兜。

出了门，边走边逛。整条街被高大的桂树树荫遮蔽，正是傍晚，沿街听到锅铲炒菜、油倒进锅里时的噼啪声，还有6点半档的动画片片头曲。核桃店、袜子店、钟表店、理发店、花鸟虫鱼店、书店，零星地散落在街头。小孩子相互追逐嬉闹的声音，夹着米饭香气时不时飘来。三两个穿着白背心的大爷早早吃过晚饭，摇着大蒲扇，聚在树荫底下下象棋。

木匠家的店就在街尾。一走进店，大胡子老板阿棕叔热情地接待她。说明来意后，她被带到东边墙，那里一整面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雨伞。折叠的、长柄的、透明的、五颜六色的，应有尽有。小月考虑到北森的大块头，替他挑了把柑橘色的大伞。这样，橘色的伞加上大红的自行车，显眼又安全，下雨下雪起大雾都不怕，不论司机还是姐姐，大老远都能一眼瞅到他。

付完钱准备转身离开，发现角落废弃的木头屑里有把小伞。好奇地走过去，弯下腰捡起来，“呵，真漂亮！”粉红色的伞面很有光泽，是类似缎面的反光面料。只是伞柄有点儿短，大概是木头不够；开关按钮也坏了，收伞时略显吃力。

“喜欢就拿去吧。”阿棕叔挥挥手里的锯子，眯起眼睛豪爽地说。

“粉红啊……有点儿不适合我。”不好意思地笑。

“嗯？小姑娘不适合粉红色难道我适合？”

“呵呵，真没想到，您也做这么精细的活儿？”抚着精致的小伞，小月有些惊诧。

“十光做的，做糟了准备扔。”阿棕叔凑过来，眨眨眼神秘地说，“整个暑假，他好像都在研究造些让人心情变好的玩意儿。”

“哈，这样……那不客气啰。”小月扬扬手里的小伞，退到门口，礼貌地道别，“谢谢阿棕叔，再见。”

出了门，“不愧是喜欢的人的父亲，真慷慨！”小月心里想着，绕过木匠家的篱笆，忍不住抬头眺望被绿树遮掩的阁楼。小窗口里，映出十光的身影。小半个侧脸，真瘦。专心致志地低着头，手用力地拉扯什么，身子也跟着一探一探——一定正在“研究做一些让人心情变好的玩意儿”。踮着脚看了好几眼，对着空气摆摆手，心满意足，哼着小曲往家走。

小月把小伞撑开，“砰”的一声，人好像一下子被罩进一片粉红的桃花中。纵使现在是八月底，却感觉整个绚烂的初春似乎都在头顶了。果然是让人心情变好的东西呀。

接连几天的雷雨，天终于放晴。花店外面，攀在篱笆上的爬山虎层层叠叠，因为淋了雨而愈发亮晶晶。

2.

大清早，太阳清浅不炙热。

镇上仅有两趟公交，连接南北和东西两条路线，纵横交叉。站在店门口等公车的小月有点儿不安。刚刚过去的暑假，一开始倒还和大伙儿去海湾的浅水区游过几次泳，之后所有的时间小月基本处于封闭状态。除了被姐姐驱使着出门买菜，再没踏出家半步。待会儿到了教室，也不知道该和大家分享什么。绞尽脑汁地回想——舅妈这个月不知为什么，多寄了好几张钞票；花店新进的几个品种是以前没有的，包括从北方运过来的芦苇花；自己闷在家研究了几个新菜式的做法，厨艺有了点儿长进，但由于天太热懒得动，没能有质的大飞跃——这些芝麻绿豆的事，大家也不太关心吧？

每逢新学期开学，小月内心都会紧张又复杂，似乎平白插了一个多月的间隙，就必须要跟熟识的朋友全部重新认识一遍。噢，真伤脑筋。

“早上好啊。”不远处一个人顶着一头乱糟糟短发，肩上胡乱挎着包，慢腾腾地朝这边挪过来。边走边打哈欠，在小月身边站定还意犹未尽地张了张嘴——原来是鸟叔叔，小月学校的地理老师。从小月记事起，他就住在她家隔壁了。一个暑假没见，小月欣喜地抬手，刚想打招呼，却被对方抢先伸出手，“给老师点儿吃的。”

“呃。”小月将手里拎的两个热腾腾的馅儿包递过去。他不客气地接过来，畅快地大口咀嚼，问她：“暑假过得怎么样？”

小月露出苦恼的表情，正准备把方才脑子里的无聊片段按顺序一一托出，不料被对方猛地推了下肩膀，“哎！车来了。”没等反应过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还不忘回头得瑟一下，“最后那个空位我坐了！”

3.

“在看什么？”花梗神采奕奕地从前排座位上扭过脑袋。

“待会儿鸟叔叔提问，什么都不会就糗了。”下面一节是地理课，小月敲敲课本苦笑，“你呢，暑假在家复习没？”

“复习？！”花梗难以置信地朝后缩缩脖子，“你都不复习我怎么可能……被爸妈逼着在家里餐厅打了两个月苦工，看我都晒黑了。有时候还被像男生一样吆喝着去给卡车卸货，搬啤酒箱！真是一点儿都没把我当外人使唤！”说着撸起花衫的袖子，给小月看胳膊上清晰的黑白分界线。小月伸手摸摸对方胳膊上的黑白分界线，“放心，夏天过了就白回来了。”

“你每天在家做什么啊？”

“帮姐姐照看花。花期什么的都不同，每天要写生长笔记，照顾起来很麻烦。”

“厨艺呢？”

“瞎捣鼓，没实质性突破。你进步应该很大吧……”

“当然了。我爹妈开饭店好歹要养个像样的厨子出来吧。哪像你怎么样一点儿都不上进！本来底子就不行，眼看被我越甩越远，今后要怎么追上来嘛。”花梗一本正经，起身躲过对方的掐袭，“为了保证刺伤你的力道，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这时，上课铃声响起来，她瞪了小月一眼便飞快地转过去了。

花梗说得没错，她的条件得天独厚。她有一对经营饭店的父母——茶花婶婶和大鳍伯。饭店叫做“樱桃大道饭店”，是游客来这个濒海小镇游玩时以“不得不去”标注在地图上的旅游景点。樱桃大道饭店位于通向海岸的街边，背靠着一个小瀑布，饭店旁边一直有一株红樱桃树。越过土坡走下去就是海岸。游人密集，渔民往来，又临近最热闹街道，生意非常好。当然，生意好的真正原因还是在于菜肴味道独特。茶花婶婶和大鳍伯对每个客人都笑容可掬，是镇上赫赫有名的黄金厨师搭档。

花梗和邮递员北森，是这对夫妇的孩子。哥哥打小对做菜不感兴趣，只爱摆弄他的大红自行车。父母本来一心想培养他，但在某次烹饪中，傻儿子竟然连山药片和昂贵的雪莲花瓣都分辨不出，让人生气又失望。只好放弃他，转而寄希望于妹妹花梗，期望她能成为饭店的继承人。于是，北森得以继续对自行车着迷，高高兴兴地给爱车刷了一层新红漆，穿上墨绿的制服当邮递员去了。花梗没让父母失望，她对食物有着天生的敏锐嗅觉和准确的判断力。每次烹饪完，花梗都会在自己的牛皮本子上画下食材的形态，有时是一株菜叶被摘得光秃秃的仙人草，有时是一只忍受沸水的兔子腿。是的，她在绘画方面也极具天赋，丝毫不输给厨艺。

“开学来第一个随堂测试，希望大家严格要求自己。”鸟叔叔一边把试卷派给学委，一边得意地提醒。同学们怨声载道。“好了别废话了，卷子发到手里就拿笔做。”鸟叔叔敲敲讲台，维持纪律。大家集体埋怨后还是规矩地投入答题，教室渐渐陷入凝聚的思索氛围，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某些同学，脑袋偏转的角度不要超过黄赤交角。”鸟叔叔远远地盯着紧靠后门的虫结。对方先是一愣，赶紧挪回脑袋，乖乖矮下肩膀，尽量使前排同学的身板遮住老师的视线。鸟叔叔走下讲台，慢慢踱到他身边，咳嗽一声，“笔不要转，转你的脑子。”虫结郁闷地抬抬眼瞅他的背影，收住了左手飞速旋转的笔。

“就这样还想做班长。”花梗咂咂嘴，摇头继续做卷子。小月坐在花梗后面，扭头向窗外。十光坐在靠窗的位置，正低头全神贯注盯着试卷，手却垂在桌子底下根本没拿笔写。呆呆愣神的样子表明，他似乎也对背斜向斜温带大陆亚热带季风阔叶林针叶林之类比较头痛。

不管怎么样，对于小月来讲，新学期见到大家晒得黝黑却依然亲切

的面孔，很开心。之前对于生疏感的担心，也在教室融洽的氛围里渐渐消散。

4.

十光是非常闷的人，老是一个人默默地走来走去。每当与人发生交谈，尤其是不熟悉的人，眼神总飘忽不定，脸上也是颇困扰的表情。等对方转身离开后，他又恢复了自然态。一股原始的低迷气质，简直浑然天成。

他养了一条大狗，叫阿鬼。左眼睛被一块浅咖啡色的圆斑圈住，拥有弓起身子到人腰际的健硕体格。平时呆头呆脑，发起脾气来却很吓人。从大家认识十光起，它就跟他形影不离了。和十光相处了好几年，他不再一开口就石化，但大家甚至还没有阿鬼了解他。

小月认为这就是神秘气质，说不定是某个被灌了遗忘药的王子。酷极了。

可他并不拥有什么王子的传奇身世，也不可能拥有。他缺少任何邪恶的戾气，不温不火，时常木讷地一个人出神。花梗对这脾气尤其不满，她的解释是：“不懂顶嘴的男人最让人讨厌了！”小月也在逐年的交往中，悄悄放弃了关于“被灌了药的王子”的惊世骇俗的猜想。是的，他是木匠家的儿子。无论阁楼、桌子椅子、书架，还是雨伞、小马车，甚至戒指、耳钉，只要你想得到的东西，他都能用木头给做一个出来。

木讷有什么关系，做不浪漫的木工活儿又有什么关系。在小月看来，他是眼睛里永远泛着月光的男孩。

小镇很小，绕一整圈只需半天。班里同学们的家，彼此之间一般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这样，镇上那两辆公车每天很闲，收工也早。

正是下午6点半，司机急着赶去终点站交班后回家吃晚饭，车厢晃

得很厉害。十光肩上挎着包，怀里抱着一个深棕大纸袋，鼓鼓囊囊的，他一只手握住纸袋，另一只手抓拉环，只能勉强站稳。晃得厉害时，纸袋“呼啦”一下往下坠，十光慌忙换只手截住。

除了小月身边的座位是空的以外，再没有多余的座位了。而车上站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十光，另外一个为武藏爷爷。他是光头男生虫结的爷爷，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十光希望他坐过去，可对方一点儿不领情。

“为什么给我让座，那是给他们老年人的！”

“……”

“下午我到隔壁镇开了代表大会。看来，经济危机下，行业形势真的相当严峻啊。”过了一会儿，爷爷目光凝重地同两个人聊起来。

“您代表哪个行业？”小月问。

“茶业！果业！园艺业！”武藏爷爷厉声道。小月和十光面面相觑，猛然想起虫结家露台上的两棵种在花坛里做盆景的茶树、院子门口几株永不结果实的橘子树，以及屋子后面圈起来的大土坡，恍然大悟。

虫结从小和爷爷长大。他们住在小山坡脚下，开着一间旅社。武藏爷爷有个巨大的塌鼻子，笑的时候，所有的皱纹都汹涌地朝鼻子挤过去。最爱做的事是变换胡须的造型——垂到胸口的花白胡须，去年烫了翻滚的大波浪。洋气倒是很洋气，但俯身做事时看不到脚，一刮风那些翻滚的胡子也胡乱飞舞地遮住眼睛，非常不方便。所以，今年只简单地编成辫子，再打上了个红色缎面的蝴蝶结。

考虑到家里只有虫结和爷爷，伙食一定很差，小月一有空就会去做饭给两人吃。武藏爷爷是非常挑剔的人，对小月的厨艺却赞不绝口。

此时，爷爷笔挺地立在空座位边，挡住车厢中央的走道。脖子上系着讲究的玉兰黛色方巾，穿着灰白的工装大背带裤，宽背带勒在圆滚滚的肚皮上。左右手各搭一个椅子靠背，四平八稳，和两个年轻人一路闲聊。